

關漢卿考述（下）

盧元駿

關氏的六十六種作品中，除上面所舉現在流傳的十七種而外，尙有原作已佚失而有殘曲傳世者及殘曲亦不可見而內容尙可考者，茲並分別列述於后：

壹、原作已佚失尙有殘曲傳世者，計有三種：

（一）哭香囊本劇錄鬼簿所載：全劇各爲「唐明皇啓瘞哭香囊」，曹本錄鬼簿則作「唐明皇哭香囊」。原作已佚失，惟北詞廣正譜中選越調五首。計雪里梅、么篇、絳絲娘、綿搭絮、拙魯速各一支。所紀爲楊貴妃死後移葬事。本事可見唐書后妃列傳中：

「開元初，武惠后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瑛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韓、虢、秦三夫人，歲給七十貫，爲脂粉之資。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綉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天寶中，范陽制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姐妹與祿山結爲兄弟，祿山因事貴妃，每賜宴，錫賚稠沓。及祿山叛，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旣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尙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恐將士疑惑，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

別殿，朝夕視之。」

宋樂史楊太真外傳關於後一節改葬事，亦有同樣的記載，惟文字稍異，茲併錄之於后，以供參證。

「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指貴妃）。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貴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失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欷焉。」

由來敘述楊太真故事的作品，原是很多的。就以雜劇論，白仁甫梧桐雨，遊月宮，與關漢卿本劇的取材原是大致相同的。元人王伯成所著的天寶遺事諸宮調，內容頗為弘偉，但其中哭香囊一節，也似乎是受了關氏本劇的影響。

(二) 春衫記 本劇在曹本錄鬼簿上作「風流孔目春衫記」。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均作春衫記。存有北詞廣正譜所選仙呂尾聲一隻，原文如下：

「咱兩個赤金魚，將養在銀盃內。我則要你成雙到底，我與你爲妻。却不知道你真實，太古來也直實，一家一計，咱兩個到黃泉做鬼，永不分離。」

(三) 孟良盜骨 本劇永樂大典中有目。惟錄鬼簿所載昊天塔孟良盜骨，作元朱凱撰。元曲選則作無名氏撰。所記乃是：「楊令公因與北番韓延壽戰，被番兵圍困，救兵糧草都沒有了，他的第七個兒子延嗣來搭救他，也被番兵攢箭射死了。令公不得脫，便撞李陵碑而死。（如今京戲的李陵碑便是演的這齣悲劇。）番兵便將他的骨殖，掛在幽州昊天寺塔尖上，每日輪派小軍射他，令公靈魂痛苦，便來與他的第六個兒子楊景托夢。那時六郎鎮守瓦橋關，他手下幾個結義兄弟，有名孟良的，爲人魯莽有義氣，楊景便激他去盜昊天塔上父親的遺骨。魯莽的孟良去了，他不放心，便自己也隨了去。番兵韓延壽得知，便率兵來追擊，孟良敵住追兵，楊景便背着骨殖逃到五台山興國寺裏，恰巧遇着他的哥哥五郎在此出家，（京戲的五台會兒自是本於這段故事）兄弟兩個便一同反攻，將韓延壽殺了。全戲便由此結束。」但是北詞廣正譜所載，孟良盜骨中一支仙

呂青歌兒，題爲關漢卿作，那是昊天塔中所沒有的。由此可知朱作與關作，顯然是兩個劇本了。況且仙呂青歌兒中有云：「算着我今年全盡，衆軍衆軍傳令。」這乃是以「令」「盡」爲韻，而昊天塔第一折雖也是仙呂，却是「夢」字爲韻，此外三折當然不是仙呂，由此看來，錄鬼簿題朱作及元曲選中題無名氏作的昊天塔，與關劇孟良盜骨乃爲兩種劇本。

總合關漢卿的劇作，目前所可見者，大約僅限於前述現在流行的十七種，及上述尚有殘曲可見的三種，共計二十種了。其餘四十六種，則已無曲文可見，撫卷沉思，實令人爲之惋惜不置。

寫到這裏，我們覺得尚有兩個問題在此應一併說明，以供當前及今後研究關劇者作參考：

第一：現存關劇，由於版本不一，同一劇本，曲文支數的多少既不相同，連角色科白，也有互異之處；因而發生了一些科白是否爲作者所原有的問題。由於元刊本雙赴夢全無科白；而孤本元明雜劇中，據明抄本排印的關劇，其部份科白顯較元曲選中同劇的科白既細致又繁長，甚此二點，似更可證實上述問題的存在了。

我們且就單刀會一劇來說：單刀會一劇，有影印元刊本及據明抄排印本的分別。這二種版本的角色與科白就大不相同了。有如元刊本第一折爲「喬國老諫吳帝」，開首載：「駕一行上開住，外末上奏住，駕云外末云住。」然後「正末扮喬國老上」（大意吳帝孫權在朝與魯肅商議索回荊州之計，喬國老知道了，進朝諫阻，曲文全是諫阻的話。）；而明抄本開首只有「冲末扮魯肅上」，並無孫權上場，乃是魯肅請喬國老來商議，喬公阻止索荊州的話，是對魯肅說，不是對孫權說的。且兩本中第四折的情節，似亦所不同。就可證明版本一不相同，它的角色科白就跟着有異。」我們若再從大體說來，關劇的元刊本、明刊本、明抄本，三者之間的科白，就顯然繁簡不同。元刊本有的全無科白，就如前面所引的「雙赴夢」，其餘各劇，亦只載主角賓白，他人有科無白。明刊本正副角的賓白雖然完全，然較之明抄本，則又簡略多了。此外明抄本的裴度還帶其科白之多，又較曲文超過數倍，所以全劇的篇幅，也較一般的雜劇爲長了。至於這兩種版本的曲文，雖無甚懸殊之處，但亦間有不同之點。如元刊本第一折便多醉扶歸、後庭花各一支。第二折多倘秀才、滾繡球、叩叨令各一支，却少道童所唱的隔尾一支。第三折多柳青娘、道和各一支。第四折多風入松、沽美酒、太平令各一支。至於每曲字句，亦有偶然小異的，

也有全曲不同的，現在我們就兩種不同的單刀會中，錄出其同一部份的曲文來相對照，看一看版本不同曲文相異的情形，並試比較其優拙。這裏且錄其中第四折關公赴會時在長江中所唱：

（新水令）大江東（原誤作束）去□□□，□□□□□□□舟一葉。不比九重龍鳳闕，這裏是千□□□□，□□□□□來來來，我戲的單刀會，似村會社。

（口口口）□□□□□□□，年少周郎何處也！不着灰飛烟滅，可今□□□□□□□當時絕。慶（原誤作塵）兵江水元然熱，好教我心下□□□□□□□不盡英雄血！

以上是影元刊本古杭新刊本關大王單刀會的曲文。至孤本元明雜劇據明抄本排印的曲文，則爲：

（雙調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着這數十人駕着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別（排印本以爲不可解，改作「大丈夫心烈」，此從抄本），我覲這單刀會似村會社。

（駐馬聽）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烟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我們試將兩者相互比較，那末影元刊本雖有曲文和錯字，但詞句要比明鈔本爲生動，而明抄本是經過修改的，所以也不及元刊本的口語化。

我們再來看看後代在舞台上演出的刀會，它就是從關作單刀會來的，已被改爲崑劇演出形式。這裏僅錄曲文如下：
（新水令）大江東，巨浪千疊；趁西風，駕着這小舟一葉。才離了九重龍鳳闕，早來到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觀看這單刀會，一似那賽村社。

（駐馬聽）依舊的水湧山疊，水湧山疊。好一個年少的周郎，恁在那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烟滅。可憐黃蓋暗傷嗟。○破曹的檣櫓，恰又早一時絕。只這麼兵江水猶然熱，好教俺心慘切！這的是二十年前流不盡的英雄血！
我們試將這兩段文字和前面所引的同一部份作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有些地方，已被改得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了。如「才離

了九重龍鳳闕，早來到千丈虎狼穴」，與原文「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相比，意義就完全不同。原來只是一種想像，一種比喻；一改之後，就成了不合實際的敘述，因為事實上他還未到達敵境；況且關公是從荊州來，而不是從國都成都來，又如何能說「才離了九重龍鳳闕」呢？原句「又不比九重龍鳳闕」，乃在用來以喻安全的地方，以與下句「可正是千秋虎狼穴」比喻凶險的地方相對比，實較改文更為確切。於此也可見關氏的原作本是非常優勝的，豈容後人這樣輕率的加以修改！

上面僅就單刀會一劇中說明曲文因版本不同所發生的差異情況，那末其餘各劇中因版本不同所產生的角色科白與夫曲文相異之處，自亦在所難免了。因其如此，便有人懷疑，可能原作者僅作曲文，而科白是演出時臨時插入的，故發生彼此不同的現象。但我們以為也可能是由於曲文須配合曲調唱腔，不能隨便改動，因而必須抄刻傳授，而科白可以隨機變動，不一定要彼此一致。因而在抄刻時可有可無，可詳可略。但是不是原作者本來就沒有的，那又不能隨便肯定的了。總之，這一問題，要作最後決定，還須憑藉去多多發現證據和資料，以資論斷。

第二是關劇六十六種中，除前所摘述的二十種而外，尚有雖殘曲亦不可見，而內容尙可考者，共計三十一種。茲併簡述於后：

(一) 三負心 本劇全名為「風月郎君三負心」，曹本錄鬼簿則作「風月狀元三負心」。另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八，作「負心陳叔文」；南詞敘錄則作「陳叔萬三負心」，但書已不存；僅在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及九宮正始中有殘曲，作者稱未詳，自非關漢卿所撰；且題材亦未必盡同。關作三負心，乃演述陳叔文斂月謀害崔蘭英事，詳青瑣高議復集卷四。略云：

「陳叔文，京師人也。專經登第，授常州宜興簿。家至窘窶，不能之官。時在娼妓崔蘭英家閑坐。蘭英謂叔文曰：『我雖與子無故，在我囊中可餘千緡，久欲適人，子若無妻，即我將嫁子也。』一約卽定，叔文歸欺其妻曰：『貧無道途費，吾且一身赴官，時以俸錢賙爾。』與蘭英泛汴東下。後三年，替回。叔文私念英有德於我，然與妻兩不相

知，歸而相見，當起獄訟；思惟無方，不若殺之。遂與英痛飲大醉，一更後，併女奴推墮於水，號泣曰：『吾妻誤墮水，女奴救之，并墮水。』以時昏黑，舟人沿岸救撈，莫之見也。經歲，叔文與妻至相國寺，稠人中有兩女人，似英與女奴。俄而女奴上前招叔文，叔文託他故遣其妻子而先行。叔文與英並坐廊砌下，叔文曰：『汝無恙乎？』英曰：『向時中子計，我二人墮水相抱，浮沉一二里得木，礙不下，號呼撈救得活。』叔文愧赧泣下曰：『汝甚辭！立於船上，自失脚入於水，此婢救汝從而墮焉。』英曰：『昔日之事，不必再言。我在魚巷城下住，君明日當急來訪我；不來，我將訟子於官。』叔文懼，乃市羊果壺酒，又恐家人知，僦別巷小童携往。叔文入，至暮不出，荷擔者立門外，人詢之，云：『吾爲人所使，其人在此宅，故候之。』居人曰：『此乃空居耳。』因執燭共入。叔文仰面，兩手自束於背，形若今之伏法死者。』

此劇殆所謂爲「鬼報」是已！惟文中所謂「以時昏黑」，則與劇名中所稱「翫月」的情況又略不相同了。

(二) 玉堂春 輟耕錄所錄金院本名目中有壺堂春者，但考元人雜劇中僅有玉壺春，或玉堂春，而沒有壺堂春，疑必爲兩者之一的誤文。玉壺春有武漢臣和賈仲明所作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武作今尚存，敘李斌別號玉壺春，與名妓李素蘭相戀，終於受許多波折而成功。玉堂春則有關漢卿所作「老女婿金馬玉堂春」，本劇和武漢臣的「鄭瓊娥梅雪玉堂春」，兩者名目雖不盡相同，但內容必大概相似。情節當同於清陳二白的雙官誥傳奇，也即皮簧戲的三娘教子，因爲關漢卿的題目爲「小夫人玉輦金花誥」，她的身份正與雙官誥中的碧蓮相似。

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戯曲史有云：

「雙官誥之概略，述諸生馮琳如者，以其父仇人將陷之罪，乃拋妻子遁他鄉，以醫爲業。嘗遇舊友某，托以五百金及家書寄家，友人某乾沒其金，亦不傳其信。又以此人容貌酷似馮生，仇人誤殺之，寄棺僧寺中。因之，馮生家人誤信馮死。馮有一妻一妾，至是妻妾皆改嫁。婢碧蓮與老僕馮仁留家，老僕作草鞋，婢紡績，以養主人一子馮雄。碧蓮日夜督勵之讀書，一如己出。馮雄年長學成，一舉成名；一日，馮琳如既顯貴，榮歸故里，以婢女碧蓮爲夫人，不

顧妻妾。馮雄亦中進士，一家榮顯。」

上節乃爲闢作玉堂春本事的依據，讀之可想見其內容了。

(三) 進西施 本劇全名曹本錄鬼簿作「姑蘇台范蠡進西施」。輟耕錄所錄金院本名目中載有「范蠡」一目，爲演范蠡助越王勾踐，進西施滅吳，功成歸隱事。本事不見正史，只見於吳越春秋、越絕書等野史中。茲舉漢趙曄吳越春秋所載如下：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渥，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成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綸，是人不死，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人國人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東漢初年越絕書則云：「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吳王。」

自後西施與越吳兩國的興亡之事便永遠連在一起。曾慥樂府雅詞錄了董穎的大曲道宮薄媚「西子詞」中的排遍第八、排遍第九，第十撥，入破第一、第二虛催，第三衰遍，第四催拍，第五衰遍，第六歇拍及第七煞衰。太和正音譜也有趙明遠的雜劇滅吳王范蠡歸湖，惟惜與關劇今皆不傳。明梁辰魚有浣紗記傳奇，爲崑腔名作，所譜亦即其事。而後世咏西施之事者，迄今猶不斷的出於騷人墨客筆尖之上，可見其事影響之深了。

此外關於進西施一事，尚有涉及西施與范蠡之間一段放肆的記載，見唐陸廣微吳地記中，略云：「嘉興本號長水縣，縣南一百里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這裏所說代越王進西施不是種，而是范蠡了，更涉及了范蠡與西施之間的一段風流豔事。我們在前面所說到的關劇魯齋郎中，其梁州第七道：「你你你做了個霸王自刎虞姬，我我我做了個進西施歸湖范蠡，來來來渾一似嫁單于出塞明妃。」惡棍魯齋郎看上了張珪的妻子，因強迫張珪親自把妻子送來，梁州第七就是張珪送妻到魯齋郎家時唱的。張珪送的是妻子，唱曲所用的典故如霸王與虞姬，元帝與明妃又都有夫婦的關係，由此推想西施與范蠡的關係似乎也不平常。明人梁辰魚浣紗記說西施乃范蠡聘妻，或即本此傳說改寫，原不盡出自作者的臆想。前述董穎大曲道宮薄媚「西子詞」第十擷道：「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唯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西子歲方笄。稱夫差惑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苧蘿釣釣深閨，香餌果殊姿！」據此，則范蠡與西施的關係又進一層，原來她即是他的尋得的。此一故事，大抵關劇的「關目」，想即以它爲藍本而寫成的了。

另因杜牧有詩云：「西子一舸逐鴟夷」。而范蠡去越之後，號鴟夷子，因此有人傳說西施後隨范蠡而去。此說可以參考明楊慎的升菴全集中所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知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一舸逐鴟夷』一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析其是非。一曰，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之一證。』墨子去吳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水，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蓋吳敗滅卽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諧，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也。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之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幸遇余而雪之，亦一快哉。』」

以上爲進西施一劇本事之所由，及與此劇有關係情節的大略，并誌於此，以爲研究者之參考。

(四) 趙太王 本劇案太和正音譜作降生趙太祖。本事出自宋史太祖本記：「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容貌雄偉，器度谿如，識者知其非常人。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墮地，人以爲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我們依據太和正音譜上的劇目降生趙太祖，可以推知本劇即爲演述此一故事了。

(五) 開荊州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劉盼盼開荊州」。戲文亦有劉盼盼，可參見南詞敍錄，惜皆失傳，不知所敍爲何事。依戲文遺曲看來，劉盼盼當是妓女的名字。案元無名氏套數拘刷行院有云：「待呼小卿不姓蘇，待喚月仙不姓周，你桂英性子實材紂，施施所事皆無禮，似盼盼多應也姓劉。滿飲闌門酒，似線牽傀儡，粉做骷髏。」又上文崔懷寶條下引元無名氏小令十二月帶堯民歌裏也提到劉盼盼，可惜本事無考。惟據遺曲內容作度，大約是說：「劉盼盼本良家女，誤落平康，頗受虐待。後遇某公子（所謂「八官人」），與之定情；不過這個公子已有妻室，所以不能團圓。」全劇內容大抵所述如此。戲文遺曲，在九宮正始中錄其十，其劍器令、憶花兒及金風曲（卽淘金令）三曲與宋元戲文本事及宋元南戲百一錄同，又三字令一曲亦與百一錄相同云。

(六) 鬼團圓 本劇在錄鬼簿上作「荒墳梅竹鬼團圓」，惜今不傳，未悉本事何若？惟南戲中有梅竹姻緣，載入九宮正始，簡稱竹姻緣，本事亦不詳。但元賈仲明錄鬼簿續編有謂：「賈仲明雙坐花：行童尼士兩歸元，紫竹瓊梅雙坐花。」關劇則爲「舞榭姻花生閑阻，荒墳梅竹鬼團圓」。從兩者題目正名看起來，所演疑係同一故事，而其內容亦可藉此窺見一斑。據九宮正始鈔本第十冊所錄三曲，則均爲女子與情人別後相思之辭。又第三冊仙呂宮過曲四時花附註錄數句，引作「明傳奇竹姻緣」，曲文亦寫女子相思之事，第不知是否同爲一劇，惟有待以後的考證了。

(七) 劉夫人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曹太后死哭劉夫人」。事出五代史記唐家人傳，傳云：「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

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莊宗卽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於地以從先帝，幸矣，復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諡曰貞簡，葬於神陵；而太妃無諡，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於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本劇所述，當卽本此史實了。

(八) 救啞子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劉夫人救啞子」，太和正音譜則作「救啞子」。有人疑心「啞子」或是「亞子」之誤，因「亞子」卽是李存勗的小名，果所疑屬實，則這一劇本所本的也是五代故事，劉夫人便是「曹太后死哭劉夫人」中的劉夫人了。第劉夫人救亞子事，史傳中並無根源可以攀附，以無佐證，所以只可姑作存疑而已。

(九) 救周勃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薄太后走馬救周勃」。本事出漢書周勃列傳，傳云：「周勃，沛人也。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與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旣見勃獄辭，迺謝曰：『更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關劇救周勃，卽係演述此一史事。

(十) 三嚇嚇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魯元公主三噓赦」；孟本作三噓赦，太和正音譜作三嚇赦。本事出漢書張耳列傳，傳云：「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三。子敖嗣立爲王，尙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怒，請殺之。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乎？』敖已出，尙魯元公主如故。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

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關劇三嚇嚇，殆即演述此一故事。

(十一) 狄梁公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風雪狄梁公」。本事出唐書狄仁傑列傳，傳云：「狄仁傑，字懷英，並州太原人，薦授并州都督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絕人。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充江南巡撫使，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台平章事。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得免死，貶彭澤令。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聖曆初，突厥侵略趙定等州。令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行事。軍還，授內史。三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寮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忠。初，中宗在房陵，則天無復辟意；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君還中宗，復爲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先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狄梁公一劇所演述的，自是這一千秋忠義的史篇了。

(十二) 復落倡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柳花亭李婉復落倡」，其題目爲「風月銜妓女雙告狀」。本事無可考。案明朱有燉有「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倡」雜劇，今尙傳世。所以情節大抵如此。略謂：一位「賣生藥醫人高兼，把樂工楚玉之妻劉金兒拐到鈞州，楚玉尋到鈞州，高兼便躲走了。金兒又從了一個江西茶客徐福，因受不了公婆的拘束，便到官府告徐福害死她的丈夫。適楚玉也來控告她，官府知道實情，便把她押回原地爲倡。此劇尾聲說：「則你這劉金兒與劉臘兒，看傍人將嫌劣分。想看你撥風聲比李婉難同論，留下個復落倡的名兒方纔證明得本。」我們從「想看你撥風聲比李婉難同論」一句中，似可知劉金兒與李婉的故事是未必盡同的。李婉復落倡的本事雖不可考，但其原因及她的情人的姓氏，在武漢臣李素蘭風月玉壺春雜劇中可以得點材料。該劇第二折白云：「(卜兒云) 李玉壺你是個讀書的人好不聰明，你也知法度，娶俺女兒，你姓李，俺也姓李，同姓不可成親，你曉得的麼？李婉兒爲甚復落倡？皆因李府尹的兒也姓李的緣故。」由此可知李婉的情人也

姓李，爲李府尹的兒子，所以復落倡的原因，乃是由於李府尹的同姓不親的觀念所造成的。

南戲亦有復落倡，它的全名當爲「李婉復落倡」，故各曲譜或作復落倡，或作李婉。殘曲存舊編南九宮譜、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南詞新譜及九宮正始諸書中。

(十三) 哭魏徵 本劇在永樂大典卷二〇七四四雜劇八有目。本事出唐書魏徵列傳，傳云：「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以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贊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痛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謗絰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生平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並爲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朝臨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草表，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十四) 鷓鴣天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晏叔元風月鷄鴣天」；王國維校德本則謂：「晏叔元當作叔原」。古今詞話紀載其事，略云：「開封府與棘寺同日獄空，仁宗宮中宴集，宣晏幾道作鷄鴣天以歌，得旨受賞。大意先賦昇平之盛，又見祥瑞之徵，而末句略近之。極爲得體，所謂『朝來又奏圓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句是也。亦以誌一時之治化云。」本劇；名雖曰「風月鷄鴣天」，惟事並不關乎風月；但李直夫有「晏叔元風月夕陽樓」，其題材或與本劇相同。

南詞敍錄於「宋元舊篇」下有宋子京鷄鴣天。九宮正始鈔本第一冊錄南戲三曲，皆爲對月之辭，但未詳誰唱。這項記載

，我們且可從宋史二八四宋庠傳中得到參證。傳云：「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小別之。」黃昇唐宋諸賢絕妙好詞所載他的鷓鴣天詞：「畫縠彫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附注云：「子京過繁台街，逢內家車子，中有嬖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此詞。都下傳唱，達於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上舉南戲宋子京鷄鳩天，雖亦以鷄鳩天爲重要關目，然而主角自別，錄之，亦聊以供參證而已。

(十五) 破窑記 本劇據各家錄鬼簿及正音譜均繫於關漢卿名下。其題目正名，據天一閣本，則爲「糟糠妻四馬七香車，呂蒙正風雪破窑記。」雖今存明抄內府本特題本劇爲王德信作，曹本錄鬼簿與正音譜在王德信名下，亦均有破窑記一劇，但天一閣本錄鬼簿則無。故今此劇有謂仍當暫定爲關作，而不能遽斷爲王作。或可視爲破窑記有二本，一爲關作，一爲王作。案太和正音譜亦作破窑記二本。可資證明。此戲並見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南詞敍錄中復作呂蒙正破窑記，有明富春堂本，作者則不詳。其本事則係出自正史，惟其中「飯後鐘」事，乃脫胎唐人北夢瑣言段文昌事及摭言王播事。此外據宋人筆記的亦很多，如歸田錄、避暑錄話、邵氏聞見錄、六一詩話、默記等書。另有與之同題材的，則爲金人院本拋繡球（見輟耕錄）及馬致遠的呂蒙正風雪齋後鐘。至前所舉王德信及關漢卿的呂蒙正風雪破窑記，亦屬同一資料。今王作尚存，有孤本元明雜劇本。乃敍呂蒙正未達時，遇劉月娥擲綵球招婿，適中呂蒙正，嫁後同居破窑中，呂常向白馬寺趕齋，寺僧改爲飯後鐘以拒之。後呂顯達，始知向日事乃婦翁故意激之，使之上進，與僧寺無關。翁婿父女遂相歡好云。

(十六) 撐龍舟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隋煬帝牽龍舟」。當敍隋煬帝坐了龍舟到揚州去看瓊花事。本事出宋人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等書。除關劇外，尚有庾天錫隋煬帝遊幸錦帆舟雜劇，惜與關劇均不傳。宋元話本有隋煬帝逸遊召謫（見醒世恆言卷二十四），明小說有隋煬帝艷史，內容略同。又小說隋唐志傳、說唐全傳、隋唐演義的開頭，也都敍及此事。

關於隋煬帝坐龍舟幸揚州事，宋司馬光資治通鑑上亦有記載。略云：「大業元年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鷗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

但清阮葵生茶餘客話中則說：「大業間，學士杜寶常修水飾圖經于玉卷。煬帝觀於曲水，自有神龜負八卦進伏羲，黃龍負圖、元龜銜符、大鱸銜籙授黃帝，丹甲靈龜銜書獻蒼頡，鳳皇負圖，赤龍戴籙授舜，舜觀河渚，五老人來告，帝期（疑有誤文）陶河濱，黃龍負黃文符璽之圖，禹濟江而黃龍負舟，元夷蒼水使者以山海經來，……其類七十有二，以七十二航貯之。此水戲之始。元人關漢卿有隋煬帝牽龍舟樂府，即此。」特併誌之，以資參合。

(十七) 王皇后 本劇據曹本錄鬼簿作「武則天肉醉王皇后」。本事出自正史，唐書后妃列傳記載有云：「高宗廢后王氏，幷州祁人也。同安長公主，卽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納爲晉王妃。高宗登儲，冊爲皇太子妃。初，武皇后貞觀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爲之言。高宗由是復召入宮，立爲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遂立昭儀爲皇后。尋爲追改后姓爲莽氏，蕭良娣爲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罵曰：『願阿武爲老鼠，吾作貓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初囚，高宗念之，間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爲宮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爲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今至尊恩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爲廻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拔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中宗卽位，復后姓爲王氏，梟氏還爲蕭氏。」

(十八) 哭昭君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漢元帝哭昭君。」事實蓋盡人皆知，惟言之最詳者，當推清李調元雨村劇話中所述。他說：「張時起昭君出塞，馬致遠漢宮秋劇，見韓子蒼昭君圖序：漢時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昭君字嬪者配之，生二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因按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驚悔，復欲留而重大信。班書皆不合。』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昭君獨不行賂，乃惡圖之。旣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嬪女，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嬪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至元人琵琶劇，石崇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石崇既有此言，後人遂以實之昭君，誤矣。以上李調元對本劇故事來源，列舉了許多不盡相同的說法；我們如再考漢宮秋的提要，則所記又顯然不同了。本劇旣殘曲猶不存，我們想見其故事，大抵總是寫昭君出塞時，漢元帝悲咽痛哭的情況而已。

(十九) 立宣帝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丙吉教子立宣帝」。本事出漢書丙吉傳：「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律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寤，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昌邑王以淫亂廢，吉奏請議尊立皇曾孫。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

(二十) 敬德降唐 本劇元曲選作敬德歸唐，曹本錄鬼簿則作「介休縣敬德降唐」。其本事據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有云：「投唐記，演尉遲恭投唐，真姓名作假故實，半出俗傳，足以淆亂正史，惑人聽聞，按之大抵多不合也。秦王過美梁城北關，劉武周遣將胡敬德攻之，程咬金戰敗，秦王乃令徐勣激瓊出山，瓊與敬德戰。(三鞭換兩箇，世俗所盛傳也。)

敬德屢追秦王。（小秦王三跳澗，亦世俗所盛傳也。）被秦王箭中幞頭鳳眼。秦王及瓊勸敬德降。敬德云：『武周若死則降！』秦王令劉文進用反間計於可汗，可汗怒殺武周。文進持首歸示敬德，敬德遂降唐。」黃文暘認本劇爲真姓名作假故實，按之大抵多不合，蓋根據正史而言。現在我們將唐書尉遲敬德列傳所載史實摘記如次：「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群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滻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恭，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於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由上看來，雜劇所本自與正史事實多不相同了。

(二一) 綠珠墜樓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金谷園綠珠墜樓」，孟本則作「綠珠墜樓神曲者(?)」。本事見宋樂史綠珠傳，其曰：「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州境有博白江、博白山、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受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汝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綠珠墜樓一劇的事實出此，自屬信而可徵了。又晉書石崇列傳所記此節，亦大抵近似，故不再贅。

(二二) 鑿壁偷光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漢匡衡鑿壁偷光。」本事見晉葛洪西京雜記所載：「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

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衡在韋丞相死後，曾代爲丞相，封樂安侯。關劇鑿壁偷光所述，自當指此而言了。

(二三) 織錦廻文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蘇氏進織錦回紋」，王本「進」作「造」，太和正音譜作「織錦廻文」。本事晉書烈女列傳中記竇滔妻蘇氏文內有所述及，惟不甚詳。唐武則天竇滔妻蘇氏織錦廻文記中則記載較爲明確。茲引述如下：「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嫉妒。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劇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初，滔有寵姬趙陽台，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台又專形蘇氏之短，諂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台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晉書烈女列傳謂爲八百四十字），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台至關中，而且車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今人倪搏九曾作「璇璣圖」一文載在暢流雜誌上，所述尤詳，並將全詩連圖一併刊出，可供研究「織錦廻文」者之最好參考。

(二四) 萬花堂 本劇據元曲選卷首，於關漢卿名下，著錄黃山峪一本，註「一云萬花堂」。則萬花堂可名之爲黃山峪了。實則黃山峪之「子目」完全不同，誠刻疑誤。太和正音譜則僅著錄萬花堂一本，並無黃山峪。錄鬼簿曹本有「劉夫人書寫萬花堂一本，王本則作「劉夫人寫恨萬花堂」；天一閣抄本標「萬花堂」，註其題目正名曰：「孫太守錯認三虎將，徐夫人雪恨萬花堂」。據此題目正名，則其本劇所敍當是三國時吳丹陽太守孫翊，及其妻爲之報仇，殺姦覽、戴員事。見三國志

吳書孫翊傳，及孫韶傳註中，茲分舉如下：

三國志吳書孫翊傳：「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裴松之註：『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年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卽誅。」

又孫韶傳：「……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裴松之註：『吳歷曰：「嬪覽、戴員親近邊洪（洪亦作鴻）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爲洪所殺，逃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降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逼，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曰：『受府君之恩，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覩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曰：『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由上面兩段史實對照看來，則知題目正名中的三虎將，當指助徐氏之徐元、孫高、傅嬰三將而言。惟上引孫韶傳中則只及高、嬰二名，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八所記亦僅及此二人。而萬花堂應卽殺嬪覽之地。照此推究，則知此劇與黃花峪了不相干，更與梁山故事之魯智深喜賞黃山峪絲毫無涉。元曲選卷首所錄稱「黃花峪」，顯然是「萬花堂」之錯誤。鈔本錄

鬼簿之作「劉夫人」，作「書寫」或「寫恨」者，想都是以訛傳訛的結果！因此本劇仍應名爲「徐夫人雪恨萬花堂」。

(二五) 高漂麥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白衣相高鳳漂麥」。本事出後漢書高鳳列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鬥，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婦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托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其家。」

(二六) 柳絲亭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董解元醉走柳絲亭」。不僅故事無可考，即董解元的生世亦不可考。陶宗儀說他是金章宗（公元一一九〇—一二〇八年）時人。錄鬼簿列他是「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行於世者」之首；並於下註明：「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太和正音譜亦云：「仕於金，始製北曲」。毛西河詞話則謂他爲金章宗學士。大約董氏的生年，在金章宗時代的左右，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否仕金，是否曾爲「學士」。則非我們所能斷定的了。他大約總是一位像孔三傳、袁本道似的人物，而以製作並說唱諸宮調爲生涯。太和正音譜說他「仕於金」，恐怕是由錄鬼簿「金章宗時人」數字附會而來的。而毛西河的爲「金章宗學士」云云，則更是曲解「解元」二字與附會「仕於金」而生出來的解釋了。

(二七) 管寧割席 本劇全名應爲「終南山管寧割席」。本事見宋劉義慶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至管寧生平，可見三國志魏書管寧傳。

(二八) 憎春堂 本劇全名爲「秦少游花酒憎春堂」。錄鬼簿各本均不載此目。鮑天祐有王妙死哭秦少游雜劇，關目雖近，而主角不同。本事宋王林野客叢書中記載有云：「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是，知其爲少游，請於其母，願托終身。少游贈詞，所謂『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者是也。念時事嚴切，不敢偕往貶所。及少

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得諸夢，卽送於途。祭畢，歸而自縊。

前所謂「王妙妙死哭秦少游」雜劇，所敍正妙妙死殉少游一節，全書本事，或卽取材於此。又宋洪邁夷堅志中有義倡者，亦記此事而略異，茲摘敍如下：「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譚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旣美，而所居復蕭洒可人意，以爲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話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倡不知其爲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毋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藉令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呼！使妾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懼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匱，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屑之身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自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裹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就入，門者禦馬，告之故，然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

「秦少游花酒惜春堂」與「王妙妙死哭秦少游」二劇，關目雖略有不同；而大抵內容，總出入於野客叢書與夷堅志之中。秦少游生平艷聞極多，然皆有主名，其中無顧瓊梅（或王妙妙）其人；獨長沙妓無姓名，或者即爲雜劇內容之所自託，亦未可知！

(二九) 孫康映雪 本劇本事可從下列兩處見之：一是唐歐陽詢等藝文類集：「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一是明廖用賢尚友錄：「晉孫康，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燈無油，於冬月嘗映雪讀書。」其題目正名，均無可考。

(三〇) 玉簪記 本劇曹本錄鬼簿作「萱草堂玉簪記」。本事出古今女史，各書記載很多，茲分別摘述如次：

一、清焦循劇說：「張孝祥于湖，宋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於爲義。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如何？謝堯仁謂：『以先生筆力，讀書十年，吞東坡有餘矣。』高深甫作玉簪，假于湖以資談笑，亦如琵琶之蔡邕，荆釵之王十朋耳。」古今女史云：「宋女真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衆，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今所傳玉簪也。此言陳爲尼，而玉簪作道姑。蓋以尼必削髮，於當場爲不雅，本元人鄭彩鸞作道姑耳。乃其曲云：『從今孽債緇衣。』又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則隱寓其爲尼也。笠翁譏之，非是。西閣偶談云：『涇陽有潘必正墓。』」

二、蔣瑞藻小說考證：「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之云：『清靜堂前不倦簾，景悠然。閒花草漫連天，莫胡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烟。閒來窗下理琴絃，小神仙。』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卽俗傳玉簪記是也。」(漁磯漫鈔)」

三、王季烈孤本元明雜劇提要：「女貞觀，原標張于湖誤宿女貞觀，明抄本，不著撰人姓名。記女道士陳妙常有才色，出家於金陵女貞觀。張于湖過金陵，借宿觀中，以詞挑之，不從。其後與觀主之侄潘必正通，有孕。觀主知之，將二人捆

送建康府發落。適張爲建康府尹，卽斷二人爲夫婦。其事爲明高濂玉簪記傳奇所本。此雜劇全本古今女史，特彼以法成爲潘生之名，此以法成爲觀主之名，而生名必正爲稍異耳。」

以上三說中的情節，除潘生與觀主名稍有不同而外，焦循劇說與漁磯漫鈔則謂潘法成爲張于湖之故人，事諧，潘自密告于湖；惟孤本元明雜劇則謂潘必正爲觀主之侄，妙常孕而事洩，將二人捆送建康府，適府尹卽爲于湖。其說亦稍相異。但故事的發生與結局，三說則是完全一致的。

(三一) 相如題柱：本劇在錢曾也是園目中有司馬相如題橋記目，列入西漢故事。關氏與屈子敬則同有昇仙橋相如題柱雜劇，惜皆不存。相如文君的浪漫故事，見於正史、華陽國志及西京雜記等書，知道的人是很多的。宋元話本有卓文君（醉翁談錄有目），不知是否就是清平山堂刊印的風月瑞仙亭，也見於警世通言卷六的入話。至於范居中、施惠、黃天澤、沈珙合作的鸕鷀裘，孫仲章的卓文君白頭吟，湯式的風月瑞仙亭，佚名的司馬相如題橋記，所詠都同爲一個故事，只可惜如今都不存在了。惟戲文中今尚存有明朱權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有孤本元明雜劇本）及孫袖有樊香記傳奇（有六十種曲本），與清代袁于令的鸕鷀裘及佚名的鳳求凰、綠綺記等，尙可供吾人玩味這一對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

以上三十一種，是關氏所作六十六種中，原作既失，卽殘曲亦不可見，僅能將其中事略加考述如此；藉此，自亦可推知每一劇中的大概情節了。

至於金花交鈔三告狀，盧亭亭（一作崔玉簫）桃花澆花旦、宋上皇御斷姻緣簿（一作鴛鴦簿）、呂無雙銅瓦記、賢孝婦風雪雙駕車（一作風雪賢婦雙駕車）、雙提屍冤報汴河冤（一作鬼報）、開封府肅王勘龍衣、醉娘子三撇嵌、月落江梅怨、屈勘宣華妃（百川書志作珍珠龍鳳汗衫記）、楚雲公主醉江月、翠華妃對玉釧（太和正音譜作對玉釧；元曲選目作對玉梳，一云對玉釧）、沒興風雲癟馬記、藏闢會及太常公主認先皇等十五種，則又不僅原作不存，殘曲湮失，卽本事亦多不可考。且有疑爲非關氏所作者；不過關於這點的事證既不完全，自亦難作斷定，我們以爲仍以刊在關氏作品中爲宜然。

這裏，我們要特別提出研究的一個問題，便是西廂記第五本的作者問題。明清以來，許多人都認定西廂記第五本是關漢卿

所補。明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西廂後四出，定爲關漢卿所補，其筆力迥出二手，且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樸語、層見疊出，至於馬戶戶巾云云，則真馬戶戶巾矣。且西廂之妙，正在於草橋一夢，似假疑真，乍離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丹丘評漢卿曰：觀其語詞，乃在可上可下之間；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刊，則關王之聲價，在當時已自有低昂矣。」清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亦云：「西廂記，元王實甫撰；草橋驚夢後四齣，關漢卿補。事據會真傳『待月西廂』而作，乃元稹實事，而嫁名於張生也。」王莽洲曲藻也說：「實甫原本，至『碧雲黃花』而止矣。後所續爲關漢卿筆，世謂止於『草橋驚夢』者非也。」以上三家都認定西廂記第五本爲關漢卿所撰。但是明都穆在南濠詩話中却持相反的意見，他說：「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錄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葉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記盛行於時。」清梁廷桺曲話亦云：「王實甫之撰西廂，見太和正音譜。……今按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餘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本多鄙俚不倫之句，尤可疑也。」南濠詩話與曲話均斷定西廂第五本非關作，與徐復祚王莽洲及黃文暘之說正相對立，因此形成了曲壇上關於西廂記第五本作者誰屬的問題了。我們細察此一問題的形成，是在明、清時代；而錄鬼簿一書的時代較早，在錄鬼簿中關的名下，却未見有關西廂記的記載；即明初的正音譜，也說王作西廂五本。這應該是最可信的。所以我們也同意關漢卿未作西廂第五本的看法，因此便沒有將它列入關氏的作品中了。至於西廂記第五本的作者，在金聖嘆的眼光中看來，不但不是關作，同時也非王作，而以爲「不知出何人之手。」他曾有詳說：「此續西廂記四篇，不知出何人之手。聖嘆本不欲更錄，特恐海邊逐臭之夫，不忘蘋鄉，猶混絃管，因與明白指出之。且使天下後世學者觀之，而益悟前十六篇之爲天仙化人，永非螺蚌蛤之所得而暫近也。」（第六才子書），金聖嘆本旨，認爲這部書續本，簡直是狗尾續貂，反對我國舊小說戲曲千篇一律的封贈團圓主義。但就上文看來，他反對續本西廂記的最大理由，恐怕還是詞藻不及前四本的緣故。（二）他認爲王實甫決沒有寫過第五本西廂記，第五本西廂記文字惡劣，決不是王實甫作的。（二）第五本西廂記也不是關漢卿作的，因爲他沒有說過關漢卿作西廂記，而且他說：「此續西廂記不知出何人之手」。由此觀之，不但依考據看起來，關漢卿沒

做過西廂記和續西廂記；即用文學眼光看來，續西廂記也決非王、關二人所作，金聖嘆這種說法，又比錄鬼簿及正音譜上有關西廂記第五本作者問題所記載的資料更進一層，斷定非關作也非王作，於是「西廂記第五本」的作者，自然只有認為是「不知出何人之手」了。

以上我們將現在所知道的關漢卿的六十六種作品中，現存的十七種劇情，原作已佚的三種殘曲，殘曲亦不可見的三十一種本事，以及有人懷疑非關氏所作的十五種名目，均扼要的加以說明了。而西廂第五本的作者問題，亦約略有了一個說明。考論至此，關漢卿雜劇的全貌，就目前已經發現的範圍來說，怕已有了一個輪廓。而在上面這些資料中，我們發現關氏的作品，無論從形式或內容上來看，都有它一定的特點。因為他既是一個雜劇創始者，又是一個實踐的行家，所以無論在文章結構上、詞調運用上、故事安排上、人物刻畫上，換句話說，不論在他的形式和內容上，都有他特殊的風格，和獨有的創造性。現在我們約略將其特點加以說明如下：

甲、體裁新穎運用靈活

關漢卿乃是完成元代雜劇體裁的第一人，說他是「雜劇之始」，誠可當之無愧。他繼承宋、金雜劇院本的優良傳統，截長補短，加以補充整編而造成一種結構完備體裁新穎的戲劇。自此，我國才開始有了正式的戲劇。這種戲劇，即是元代雜劇，他的體裁，較諸宋、金雜劇院本實有其優勝之點，茲簡述如下：

1、宋、金雜劇院本中的大曲與法曲，雖所用的詞曲連續多遍，但惟用一調而已。而各遍次序且不容前後顛倒，即字句也有一定，不可隨意增削。格律甚嚴，運用殊不靈活。但元代雜劇，雖也有一定體制，其中部份宮調，却可增損字句，這點便很顯明的指出了元代雜劇較宋、金雜劇院本自由得多了。

2、宋、金雜劇院本所用諸宮調，雖同一宮調中的曲調皆可用，但各宮調同時並用，而且一調一韻；因而移宮換韻，轉變太多，曲詞便不易雄肆奔放。元雜劇一折一宮調，一韻到底，全劇宮調一般也只換四次，所以易於雄肆奔放。」

3、宋、金雜劇院本中大曲法曲，均以敍事爲主，諸宮調雖部份爲代言；但大體仍爲敍事。元雜劇則用「科」、「白」敍事，曲詞全部代言，分工甚細，因而更適宜於劇場演出。

此外，關氏的作品，較諸先期的及後期的戲文與傳奇，因爲沒有一定的折數，所以在演出的時間上遠不如元代雜劇固定四折易於控制。而元代雜劇四折的分配也最妥貼：第一折是劇情的開端，第二折是劇情的發展，第三折是劇情的高潮，第四折是劇情的收束。以之和現代話劇的分幕相較，實有相類似之處。當四折還不能盡達劇情之時，還可在開頭加上「楔子」，這等於話劇之有「序幕」。所以說關氏的雜劇，在體制上極其新穎，在運用上是極其靈活，是有其事實的根據的。

乙、宮調精簡情節調和

我們細考關漢卿現存的作品，其所用的宮調，大概第一折（包括楔子）全用仙呂宮，第二折絕大多數用南呂宮，第三折用正宮與中呂宮，第四折絕大多數用商調，而雙調、越調較少用，黃鐘、大石調則全不用。宮調在元朝已由四十八宮調精簡爲六宮十一調，所謂十七宮調，而關漢卿的作品，根據上面統計，則僅用四宮三調了。後來的作者，他們在各折中所用各種宮調的本數，在比例上使用的次數與關作原大致相似，都不能超出他的範圍；而考其原因，正是關氏所用的樂調，其情節能與戲劇的內容配合調和，而極適宜於表演，所以成爲後來作者採用宮調的準則了。

宮調的情節各有其特致，如「仙呂宮清新綿邈，南呂宮感歎悲傷，中呂宮高下閃賺，黃鐘宮富貴纏綿，正宮惆悵雄壯，道宮飄逸清幽，（以上六宮）大石調風流蘊藉，小石調旖旎嫋媚，高平調條拗澀濁，般涉調拾掇抗擊，歇指調怠併虛歇（已亡），商角調悲傷宛轉，（南亡北存）雙調健捷激裏，商調悽愴怨慕，角調嗚咽悠揚，（已亡）宮調典雅沉重，越調陶寫冷笑。（以不十一調）」（見朱權太和正音譜）但關漢卿的作品中却只用正宮、仙呂宮、中呂宮、南呂宮、商調、越調及雙調，僅僅是四宮三調，而這些宮調的情致，包括雄壯、清新、飄逸、感嘆、怨慕，幾乎無一不是代表着關劇的精神，也是關氏個人偉大的風格。其中尤以悲劇乃是關氏的上乘之作，所以寶娥冤一劇，由來被人譽「刊之世界悲劇中亦無媿色」，其原因

就在這裏。至於他之所以不用黃鐘宮，大石調等，亦正由於他個人性格上不慕豪華，不喜柔靡，所以絕不用那富貴纏綿和風流蘊藉的宮調來表現氣氛。從這裏，我們便可知道關氏的作品，其所用的宮調既能化繁複為精簡，而又能與戲劇的精節相調和，這正是他的作品所以能享最高價值之主要因素了。

丙、用事遣詞恰如其份

戲劇在求動人，所以凡所用的故事和言詞，都要真實和通俗，才能貼合劇情，感人肺腑。綜看關漢卿的作品，他是能做到這點的。在他的作品中所用的方言古語，都能切實的貼合劇情和劇中人物的身份，語語逼真，句通俗，幾乎無一不到達渾然的境界。

現在我們且舉幾個例子來證明：

首先我們聽單刀會第四折中關羽赴會時在江上所唱：「（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着這數十人駛着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覲這單刀會似賽村社。（駐馬聽）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烟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熱。好教我情慘切，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這裏，我們幾可將關羽的英雄氣概完全領略到了。

又如救風塵第四折中趙盼兒對周舍所唱：「（慶東原）俺須是賣空虛，憑着那說來的言咒誓為活路，偏花街請到娼家女，那一個不對着明香寶燭，那一個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個不賭着鬼戮神誅，若信這咒盟言，早死的絕門戶。」一種爽快辛辣的氣氛，正配合着劇情，震盪在人們的心際，這正是關氏的筆鋒獨到之處。

再如竇娥冤中張老頭被毒死以後，竇娥對她的婆婆所唱：（門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着這般病疾，值着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濕，或是饑飽勞役，各人症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綏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為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

聽咱勸你，認個自家晦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匹，收拾出了咱家門里，送入他們坟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慚惶泊。休得要心如醉，意如痴，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這一段通俗的唱詞，我想就是三家村裏的人，也會聽得心領神會的了。

至若賣娥冤第三折中賣娥臨刑時的唱詞：「（罵玉郎）你這無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須是你自做下。怨他誰，勸普天下前婚後嫁婆娘每，都看收我般傍州例。（感皇恩）呀！這誰人唱叫揚疾，不由我哭哭啼啼。我恰還魂。纔蘇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見鮮血淋漓。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採茶歌）打的我魄散魂飛，命掩泉石。則我這腹中冤枉有誰知。我不會藥死公公當罪責，告你個相公明鏡察虛實。」聽了這幾段唱詞，我怕縱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爲之涔涔淚下了。

此外關漢卿作品，無論有時涉及艷麗，語入精雅，無不能切合劇中的情節，人物的身份。我們在前面曾引述過王國維對關氏的評論，說他是「一空依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這正是關漢卿寫作時用事造詞的獨到之處。

以上我們將關漢卿的作品，用了很多的篇幅，作了一次較爲詳細的敘述；對於愛好研究關漢卿雜劇的同道，是不無方便之處的。

雜劇，誠是關漢卿一生創作的至大領域；但關氏對散曲的寫作，亦有其獨特的風格，而和劇曲的精神迥然不同。他的散曲，大部份保存在楊朝英的陽春白雪和太平樂府中。近人任納所輯元四家散曲，輯漢卿散曲，凡小令四十一首，套數十一套，當然從漢卿寫作之多來估量，散曲也未必止於此數，只可惜除現存的而外都已失傳罷了。

關漢卿散曲的作風，是和他劇曲的作風不同的。大抵劇曲是以雄奇排奡見長，極汪洋恣肆感慨之致；但他的散曲，却以婉麗見長，有時且非常豪辣灑爛。至於他所取的題材，則又與一部份雜劇的題材相近，而以戀愛的爲最多，其中也有是自己的抒情，這正可以反映出漢卿的性格來。

因此，關漢卿，不僅爲雜劇的創始者；散曲歷史的開場，也當以關漢卿爲第一人了。

九、結語

關漢卿爲有元一代的最偉大的曲作家，無論在歷史的或藝術的觀點看來，都是不易之論。只是因爲元朝對曲學的輕視，使得一些偉大的曲作家如關漢卿等都不能見諸史傳，而他們的作品，也竟漸次的湮沒，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來看，這是何等令人惋惜的大事！近幾十年來，吳梅盧冀野任中敏先生等提倡曲學，致力整理，發現甚多。但由於史料的缺乏與作品之散失，遂致如偉大作家關漢卿的姓氏與生平身世到今天都多所傳誤；而他的作品，據當前所發現的六十六種中，除現存的十七種而外，有的僅存其殘曲，有的僅見其本事；有的是否爲其所作，尚存疑問；這種情形，實不僅是關氏之不幸，抑是元代文學乃至整個文學系統上的憾事了。今天，我們距元代時間尚不爲遠，斷簡殘篇中容猶有有關元曲作者及其作品的記載，搜求增益，輯綴爲篇，以彌補我綿衍不斷的文學史乘上此一罅隙，實爲今日愛好斯道者的責任。關漢卿既爲斯道中的第一人，因此特先將關氏的生平與作品，作一有系統的考述，以爲此後作更廣泛更深入的搜求與整理的開始。現在這一切初步的工作已經藏事了，細想關氏在曲學上的偉大成就，誠如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所云：

「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爲關、白、馬、鄭爲妥也。關漢卿：
：故當爲元人第一。以唐詩喻之，則漢卿似白樂天；以宋詞喻之，則漢卿似柳耆卿。明寧獻王曲品躋馬致遠於第一，而
抑漢卿於第十；蓋元中葉以後，曲家多祖馬、鄭，而祧漢卿；故寧獻王之評如是，其實非篤論也。」

近人任訥在他的曲譜中也說：

「漢卿作劇六十餘本，爲古今作品最富，流品最著之曲家。乃文字而外，復身任聲容，成爲我家生活。可見曲之爲藝，果欲盡之，非兼文、聲、容三端如漢卿者，不足爲第一流劇曲家矣。」

讀了王國維任納二氏對關漢卿的讚語，當我把這篇「關漢卿考述」寫完之際；細想昔賢，追維勝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輒不勝其嚮往之情了。